

忆当年

爱犬黑虎的故事

□ 陈茂生

那天,天色已暗,有风也有雨;蛋花汤沸腾,却发现家里葱“断供”了;此时门外若有人叫卖几朵葱花,纵然天价也不犹豫。蒸鱼、拌肉糜、红烧肉……少不了葱姜,这是江南人家的“规矩”,放眼邻里,各家概莫能外,差别仅是抓一把还是放几根。买菜送葱如今已是魔都市场的惯例,到小区附近菜店,顾客只需挑菜扫码,老板负责装袋过秤,动作行云流水并贴心相问:“葱要吗?”网购生鲜平台也专设“送葱”按钮增加顾客黏性。不过,好像没有送姜,更没送蒜的。

以前的工厂食堂中午最热闹,等着开饭的老师傅敲着饭碗调侃:“葱姜多摆点,又不多几钿。”打菜师傅会回怼:“要想吃惬意,就去吃饭店。”边上起哄的人中,嗓门高的如老姜那般大力道,隔好远都能听到;声音尖、语速快的好比大蒜头,“冲”味十足;多数是细声细气“敲边鼓”的,好比土豆炒肉丝出锅前撒一把葱花,“意思意思”了。

千百年来,“葱姜蒜”以使用频率排定席位,被誉为“调和五味”的葱当然占据首位;若说姜葱蒜、蒜葱姜、蒜姜葱……怎么都别扭;犹如桃园“三结义”的刘关张那样,互相不可小觑。

《尔雅·释草》中有这样的记载:“茗,山葱。”这是细茎大叶、香气亲和、能让大千美食中各类食材都在葱香氤氲下臣服的“和事草”。葱本价廉,通常置于厨房的不显眼处,时长日久枯萎干瘪了扔掉也不心痛。就像身边一位善解人意、纵横捭阖的长者,无论风雨都在那里、不弃不离。市井生活中更能常听犀利诘问“你算哪根葱”,或潇洒自嘲“我算哪根葱”。

出身名贵的姜,去腥能力强又药食同源。名医张仲景《伤寒论》中列了113个药方,其中59个含姜;当年在马王堆汉墓中发掘到已炭化的姜块,专家推测“晨嚼三片姜,胜饮人参汤”的养生之道便始于那时。每到江南“食蟹季”,蒸蟹、蘸醋若无姜片就不可思议;饕餮牛羊肉,无姜更是万万不行的。

最有争议的当然是蒜。蒜味,让喜欢的趋之若鹜、厌恶的避之不及,彼此争论绵绵不绝。虽然在烹饪里的应用有局限,但在人文历史中的“露脸”却比前两位多不少,譬如讥讽不懂装懂、装模作样就有歇后语“水仙不开花——装蒜”,而不是“装葱”“装姜”。更有鸡毛蒜皮、蒜发如霜、捣头如捣蒜、拌蒜加葱等成语,具有独特“冲”力的犀利文字让人过目不忘。

人生不易,难免“焦虑”,用“葱姜蒜”谐音调侃,清淡简单令人莞尔的同时“顺走”烦躁。譬如:“人生有葱才会有姜来,万万不能一碰挫折就蒜了。”又如:年轻岁月如“青葱”,别把自己真当葱;老来夕阳近黄昏,该装蒜时就装蒜;只有中年最复杂,既要刚烈如老姜又要辛辣芳香如葱蒜。更有无论点赞年轻人还是夸奖老汉,一句“姜还是老的辣”就够用。

生活几多精彩,扮演不同角色的葱姜蒜同样斑斓,静心品嚐一番,再来解答“我是谁”“从哪里来”“到哪里去”的“人生三大问”,说不定还会有“一丢丢”哲学味儿的新感受。

葱姜蒜里的「哲学味」

半个小时就到了。看完电影已晚9点,不知谁说走田埂路近,没想到这让我们至今想起来还深深地后怕。

那晚上没有月亮,也没有星星,黢黑黢黑,伸手不见五指。两尺宽的田埂,我们六人只能排成一行走。大个子小杨打着手电开路,小王和三个姑娘居中,我断后。大家心中害怕,但谁也不敢作声。走啊走,快走出田埂时,说来也怪,我们唯一的手电筒灯光慢慢暗了下来。我们又急又怕,只能靠手电筒一点余光匆匆赶路。黑虎也不再蹿到前面了,紧紧地伴随着我们。

凭着依稀可辨的小土路,我们记得再走过一段小石桥就离我们村庄不远了。可又十多分钟过去,我们仍没走到小石桥。我担心地问小杨:“我们走错路了吧?不可能老半天还在原地兜圈啊。”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,辨不清方向,加上精神高度紧张,很容易迷失方向原地打转,迷信说法是“鬼打墙”。这时,小杨的手电筒微弱的光扫向前方。我们定睛一看,吓得三魂七魄出窍!只见前方五六米处隆起一座土坟,坟顶上插着两米长的招魂幡在夜风中哗哗飘着。吓得我们毛骨悚然,姑娘们更是紧紧抱在一起浑身发抖。

突然,黑虎冲到我们前面,双耳直竖,双眸紧盯前方。说时迟,那时快,它“唰”地箭一样扑向前,只听到“嗷”的一声惨叫,有一个黑影逃命而去。从叫声和依稀的模样中,我感觉那似乎是一条野狗。黑虎撵走了那东西,立即俯守在我们身边寸步不离。屋漏

偏逢连夜雨,只听“啊哟”一声惨叫,队伍中间的张姑娘崴了脚。她痛得要哭,又怕一哭更吓着大家。我果断对男生小王说,你背她走,我们必须尽快走出这倒霉的困境。我又拍了拍黑虎说:“黑虎啊,看来只有你能救我们出困境了。”黑虎好像听懂了我带着哭腔的话语。它昂起头看了看我,然后直奔向前。再走了一程,它竖起的尖耳终于听到了我们村庄的狗吠声。它熟悉这声音,兴奋得又蹦又跳。在它的引路下,我们走过了小石桥,找到了通向我们的砂石路。

我们终于到家了。打开大门,点上煤油灯,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。你看我,我望你,苍白的脸上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。我抱着黑虎一遍遍抚摸着它那被汗水沾湿的身子,感叹不已。我的朋友,黑虎!我们知青的护卫者,黑虎!



红衣映波 (中国画)
袁丽华 作

□ 桂乾元

我的老师,上外离休德语老教授谭余志耗时多年、精心打磨的翻译力作《中华经典古诗词三百首:德语译注本》早前出版了。谭老师上世纪四十年代参加革命,后进北外攻读德语,毕业后到上外工作,直至离休。

2005年,谭老师为研究生撰写的教材《德语诗歌名家名作选读》出版。此后,他全身心投入到唐诗宋词元曲的翻译工作中,历时几年,终于完成力作。可是,他却高兴不起来:在纸质书籍销售低迷的当下,又是曲高和寡的诗词元曲的德语译本,哪家出版社愿意出版?几经周折,他通过以前的学生终于联系到三联书店,很快签订了出版合同。他很佩服这家出版社的勇气和魄力。年近期颐的谭老师对翻译的兴致不减当年,他虽然听力不好,但身体尚健,思维清晰,伏案笔耕不辍,目前还在专注地翻译汉语成语。真是老骥伏枥奋译笔,不离不休为德语!

不离不休奋译笔

□ 魏申喜

1969年,我作为上海知识青年,下放到江西省彭泽县黄岭公社。那年,老家乡母狗产了一窝狗崽。我用一斤白砂糖和一条肥皂换来了一只小黑狗。全身乌黑不夹一根杂毛。一奶同胞里数它霸占妈妈奶头时间最长,个头自然也最大。我把小黑抱回知青班,人见人爱。因它生性活泼好动,且一身黑毛,我们决定起名“黑虎”。

长成半大小子的黑虎很调皮,有时会把女知青的鞋子叼出来,害得她们好找。也会“狗拿耗子”到厨房、猪圈里捉老鼠。它很识人,看到熟人进门,又扑又跳显示亲热。若有陌生人进来,立马竖起双耳,眼露凶光,吓得人夺路而逃。

时间一晃,我到农村插队已三年。黑虎也长得威风凛凛。它有我半身高,毛色油光锃亮,两耳尖竖,目光炯炯,身段细长,腿上肌肉一块块。据老乡说,这是农场里的德国狼狗和村里的母狗交配后生下的,还有“贵族”基因呢。

黑虎忠心耿耿。我们下地劳动它跟到地头;谁在家当值烧饭,它守着大门口一步不离。当时农村生活很单调,每逢大队或邻村放电影,我们知青总会不顾路远天黑去看。这是黑虎最兴奋的时候,一会儿蹿向麦田,引得野鸡“咯咯”受惊飞起;一会儿又在人群里东绕西碰,我们只能小心行路唯恐踩到它。有一次到大队去看电影《地道战》。去时,我们随老乡走砂石路,

好家风

养老院的选择

□ 吴学海 吴瑞云

二年前,父亲101岁,七八十岁的我们深感力不从心,居家养老效果较差。调研后,我们将老父亲送进一家质量不错的养老院,安排定期探访,结果并不理想。我们分析发现,该养老院和父亲需求之间的匹配度不高。根据父亲的特点,我们再做调研,找了一家距兄弟姐妹家近一些、距地铁不远、文体设施齐全、费用合理、管理到位、工作人员热忱的养老院。去年年底,父亲搬进新的养老院,我们定时探访,五个月后的结论是:匹配度挺高。

104岁的老父亲走路膝盖疼,工作人员周一至周五都接送父亲到医务室由医生做理疗,几个月下来走路能力明显提高。后来,父亲便经常到各处活动。养老院里,老人适宜的活动项目不少:标准乒乓球、围式投篮、小面积桌球等等。父亲的体力应付围式投篮绰绰有余,更重要的是,每当成功投进,他都兴高采烈,嘴里喊着“好”,双手猛拍一下以示给力。一次玩3—4分钟,开始他只能投进一个,几天后上升到两个,三周后上升到五个……听阿姨说,在我们不去陪伴的日子里,老父亲有时会在成就感的驱使下,自己推着空轮椅走到投篮处。投篮,成了父亲的一个固定的兴趣。

曾祖父是前清的秀才,祖父曾在上海交大学习,因此父亲常念叨自家是书香门第。我们就经常陪他去养老院一楼的书画廊坐坐,他非常喜欢这个环境,不但就地取书取报阅览,还自带一些古文书籍到那里阅读,《古文观止》《论语》之类的书是他最常翻阅的。当周围没有其他人时,有时他会带着小小自豪的口吻诵读,我们也会跟着老爸一起读,由“独唱”变成了“小合唱”。一旦我们跟着老父亲齐声诵读,他的语气竟然会变得有点小激动。

父亲也爱书法,我们就从家里拿来了纸、墨、笔。平时他自己写,我们去探访时,和他一起写,写的内容往往就是父亲经常诵读的内容。书写过程中,父亲仿佛回到了童年,重新拾起了童年的开心,我们也跟着开心。在养老院里,父亲还经常看看电影,到茶室品茶、品咖啡。除了每天集体音乐操之外,院里还每月组织生日派对,每逢大大小小节日都要举行集体活动。我父亲最怕长时间寂寞,这些丰富的集体活动解决了父亲的“最怕”。

现在养老院的基本工作内容大同小异,但从父亲的个案来看,丰富多彩的活动和热忱的服务使他忘却寂寞、感到开心,与父亲的需求匹配度高,幸福度自然就高了。希望我们的经历能给类似家庭一个借鉴。